

河南传统剧目汇编

豫剧
第一集



前

言

河南20多个地方剧种，拥有数以千計的优秀傳統剧目。为了使这些丰富多彩的寶貴遺產，得到保存、傳播、繼承和發揚，提供有关文化部門、戏曲团体和剧作家进行研究、整理、改編或演出的資料，特編輯出版《河南傳統剧目汇编》。

《河南傳統剧目汇编》是由全省各地戏曲团体、艺人挖掘抄录、各地剧目組分工校訂、并由本会統一編輯的，作为內部資料，陸續分集出版。

本《汇编》所收集的剧目，其唱調、曲牌和主要表演动作等都尽可能加以注明；同一剧目有几种不同抄本的，戏路基本相同，則參照校訂；戏路不同的，則分別校勘出版。校勘工作，以尽可能保有剧本原来面貌为原則，仅对原本中錯別字和語意不明的句子，加以改正。間有过分冗杂，而无保留必要的字句，在不損害原意的条件下，略加刪动。其中有些剧目在內容上容或有不健康的地方，甚至有严重的毒素，不能原封不动地搬上舞台。各剧团如選擇上演，必須要慎重研究或进行适当加工整理。

河南各剧种的傳統剧目失傳或流散在民間的極多，要全部挖掘出来，还是一項比較艰巨的工作。本《汇编》所收的剧目，可能不够完整或抄傳失真的地方，希望各地老艺人和剧本收藏家大力支持，协助发掘。

由于資料所限，未能尽选善本，加以編輯人員的能力有限，在編审、校勘等方面难免有許多缺点，欢迎指教。

河南省剧目工作委員會

目 录

南疆山.....	(2)
纂御状.....	(48)
拿 潘.....	(64)
提 寇.....	(76)
审 潘.....	(88)
密松林.....	(108)
下陈州.....	(114)
审牌坊.....	(144)
剿郭槐.....	(152)
剿赵王.....	(190)
天仙簪.....	(220)
双攀柳.....	(276)

兩 狼 山

刘东法 口述

劇 情 簡 介

楊七郎打死潘洪之子潘豹，潘洪懷仇，暗通北國，打來战表，潘自討為帥，却荐楊繼業為先鋒，意在北征路上暗害楊家父子。兵至雁門，誣繼業誤卯，杖四十，使負創出御敵。繼業率子六郎、七郎與敵戰，獲胜歸。潘洪閉關不納。父子復返敵陣，被困兩狼山中。繼業命七郎回朝搬取救兵，行經雁門關，被潘洪誑下馬來，用酒灌醉，亂箭射死。繼業盼子不歸，又命六郎回朝，但救兵久不至，人馬凍餓迫盡，繼業隨雕李陵碑而死。

又名“李陵碑”，內包括“箭射楊七”、“蘇武廟碰碑”。

本劇前半系劉東法口述，后則系安徽省阜陽專署抄本。

人 物

趙二舍	(鬚生)	潘 洪	(白淨)
趙德芳	(小生)	何少卿	(官丑)
余太君	(老旦)	劉君奇	(文丑)
楊繼業	(蒼鬚)	蕭銀宗	(武旦)
楊 景	(小生、鬚生)	鉄沙女	(武旦)
楊 七	(毛淨)	韓 昌	(副淨)
呼延贊	(黑鬚)	蕭天佐	(丑)
楊 洪	(老生)	蕭天佑	(丑)
陳 林	(小生)	宋 兵	
柴 干	(小生)	韓 兵	

第一場

〔潘洪帶四兵士，笛牌噴吶皮上。〕

潘 洪：落道！（下轎迷門，坐大榻，四兵下）

（詩）仰面恨蒼天， 低頭淚不干。

七郎劈我子， 潘楊結仇冤。

老夫，姓潘名洪字仁美。宋室駕前為臣。我兒潘豹在天齊廟立下擂台，訪來英雄豪杰，好保宋室江山穩如磐石。未曾立擂，先去拜見呼、楊兩家，不許他兩家公子前來打擂。可恨那楊令公，縱子不管，那狗子楊七，登上擂台，把我兒潘豹刀劈兩半。我與繼業老兒抓袍扯帶，上殿見君。我主准下我的本章，要將楊家父子綁到午門開刀。南清宮八王千歲曉知，跑上殿去，將本保下，把楊家父子卸下斬粧，皇府金殿與俺兩家解和。聖上賜下皇封御酒，繼業在老夫面前，頂樽賠罪。八王千歲誦道，永不許您兩家懷記前仇，那家懷記前仇，金鋼打死無論。我回得府來懷恨在心，常想報劈子仇恨。不免修下书信一封，下到北國銀宗那里，叫他興兵來伐，我隨後上殿動本，奏討元戎大印，楊家父子馬前先行，到得征北路上，叫他丟將損兵，官報私仇，就是這般主意。溶墨侍候。（笛牌單噴吶皮）常差來見。

士 兵：常差來見。

〔常差上。〕

常 差：見過太師爺。

潘 洪：這是书信一封下到銀宗那里。正是：此去如放箭，

常 差：回來風吹云。

潘 洪：待我修下見君本章。（單噴吶皮）人來打道上朝。

（笛牌下場）

第二場

〔趙德芳帶兩個內侍上。小場。〕

趙德芳：（對）頭戴飛龍帽，

身穿滾龍袍。

(詩)生在皇宮院，

長到帝王家，

飢餐白玉米，

渴飲青瑤茶。

本御趙德芳，今天我叔王設朝，只得上殿朝見。內侍！展轡侍候。

(笛牌下場)

第 三 場

〔潘洪，楊繼業，呼延贊，何少卿，依次点絳上。〕

潘 洪：月墜露金烏。

楊繼業：懷抱象牙笏。

呼延贊：文官朝天子。

何少卿：武將拜山呼。

楊繼業：楊繼業。

潘 洪：潘洪。

呼延贊：呼延贊。

何少卿：何少卿。

潘 洪：眾家文武請了，今天咱主大朝。

楊繼業：香烟繚繞。

呼延贊：聖駕臨朝。

何少卿：排班伺候。

〔笛牌，四內侍，一長隨，趙二舍上。〕

趙二舍：金龍盤玉柱，鳳凰叩九霄。(文武參駕)

趙德芳：參見叔王。

趙二舍：皇兒落坐。

趙德芳：有坐。

眾 卿：參千歲。

趙德芳：少禮。

趙二舍：(詩)東方發白海水潮，

架上金鷄把翅搖。

鼓打五更王登殿，

文武百官都來朝。

朕，二舍趙匡義。登極以來，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今日大朝之期，登殿問事。長隨！

长随：有。

赵二舍：傳朕旨意，文武大臣，有本早奏，无本卷帘散朝。

长随：圣旨下：文武大臣，有本早奏，无本卷帘散朝。

潘洪：臣潘洪有本启奏。

长随：随旨上殿。

潘洪：（跪）臣，潘洪参駕，吾皇万岁。

赵二舍：皇亲有何本奏？

潘洪：北国銀宗有表到来。請圣目一观。（呈表）

赵二舍：归班。

潘洪：万岁！

赵二舍：待我拆封一观。（笛牌）原来是北国銀宗打来战表，要夺朕的江山。长随：宣太师爷上殿。

长随：太师爷上殿。

潘洪：万岁。

赵二舍：皇亲！北国銀宗有表到来，要要为王江山，皇亲有何主意？

潘洪：启奏万岁：挂臣为帅，楊繼业馬前先行，前去抵擋。

赵二舍：就依皇亲本奏，你且归班。

潘洪：万岁。

赵二舍：长随：宣楊繼业上殿。

长随：万岁有旨，楊繼业上殿。

楊繼业：臣楊繼业参见吾皇万岁。

赵二舍：令公，北国銀宗有表到来，要要为王江山，为王傳下旨意，皇亲挂印为帅，命你馬前先行，前去抵擋。你可愿去？

楊繼业：万岁！皇亲挂印为帅，臣我占不得先行。

赵二舍：怎見占不得馬前先行？

楊繼业：万岁！潘老太师心中劈子仇恨未消，如今挂印为帅，老臣馬前先行，到了征北路上，他要官报私仇，死于臣命，不值蒿草，耽誤我主江山事大。

潘洪：（跪）令公！你小量人也。咱两家縱有劈子仇恨，八王千

岁，皇府金殿已与咱解和。我要是官报私仇，敢对主盟誓。

赵二舍：非誓不明。

潘洪：（念）仁美屈膝跪下，

对天忙把誓发，

我要官报私仇，

死到密松林下。

楊繼业：（乱砸）万岁！

（唱慢板）

宋王爷有旨往下催，

楊繼业心里暗伤悲。

（站起）

李陵征北未回轉，

苏武和国未曾归。

此一去同着潘仁美，

恐怕把我老命催。

皇龙伞罩下八千岁，

他爱楊家恨潘贼。

走上前双膝跪，

八千岁与俺把本回。

（鎖板）

見過千岁。

赵德芳：令公跪下为何？

楊繼业：千岁！潘太师挂帅，为臣占不得先行。

赵德芳：怎見得占不得馬前先行？

楊繼业：千岁！潘太师劈子仇恨未消，到了征北路上，官报私仇，

死了为臣不值蒿草，耽誤你叔王江山事大。

赵德芳：你且平身，本御我与你奏明。

楊繼业：多謝千岁。

赵德芳：儿肩奏叔王。

赵二舍：皇儿有何本奏？

赵德芳：叔王，皇亲挂帅，令公占不得先行。

赵二舍：怎見占不得先行？

赵德芳：潘楊两家劈子仇恨未消，皇亲挂帅，令公先行。到了征北路上，官报私仇，死了令公一命，不值蒿草，耽誤叔王江山事大。

赵二舍：依皇儿之見。

赵德芳：依孩儿之見叫他潘楊两家，各討保官才是。

赵二舍：潘楊两家一齐上殿。

常随：万岁有旨：潘楊两家一齐上殿。

潘洪：
楊繼业：见过千岁。

赵德芳：此番征北路上，怕得是有人官报私仇，您两家各討保官上来。

潘洪：
楊繼业：是：滿朝文武請了！潘楊两家征北，那个将俺保下。

何少卿：见过太师爷。（跪下）

潘洪：何少卿跪下为何？

何少卿：您两家征北平賊，小官把太师爷保下吧！

潘洪：何少卿你把老夫保下嗎？

何少卿：我将太师保下。

潘洪：你是有造化的，站过去。

何少卿：謝太师爷。

潘洪：肩奏千岁。

赵德芳：誑。

潘洪：臣我有了保官。

赵德芳：何人的保官？

潘洪：何少卿的保官。

赵德芳：站过去。何少卿上殿。（常随传）

何少卿：见过千岁。（跪）

赵二舍：下跪你是何少卿？

何少卿：臣是何少卿。

赵二舍：你把您太师爷保下了嗎？

何少卿：小官斗胆，把太师爷保下了。

赵德芳：你保得住了？

何少卿：我保得住了。

赵德芳：你保得住了便好。站过去！

楊繼业：滿朝文武請了，俺潘楊两家征北，那个将俺保下，那个将

俺繼业保下？（无人应声）肩奏千岁，为臣在此朝房喊了多时，潘家势力較重，并无有一人把臣保下。臣无有保官，宁死我不敢征北。

赵德芳：你在朝官拜令公之职，难道說你连个保官也討得不出嗎？
楊繼业：千岁作保。

赵德芳：站过去。我給你奏明。儿肩奏叔王，潘楊征北，皇亲有了保官，令公沒有保官，宁死不敢征北。

赵二舍：依皇儿之見？

赵德芳：依孩儿之見，孩儿亲临北国将他保……（头晕不醒人事）

赵二舍：内侍！你家千岁怎么了？

内侍：千岁这几日冒得风寒。

赵二舍：快快护送回宫。（内侍搀德芳下）众卿且退。（潘洪、繼业分下）
常随：去到南清宫探看千岁病体如何？

常随：遵旨。（笛牌下，又执金鋼上）肩稟万岁，八賢王言道：潘楊两家前去征北，皇亲有了保官，令公沒有保官，本想把令公保下，亲临北国，只因感冒风寒，不能前去。将四面金鋼賜下，命铁鞭将军呼延贊替我做一保官。征北路上无人官报私仇，倒还罢了，有人官报私仇，金鋼打死无論。

赵二舍：宣呼延贊上殿。

常随：万岁有旨，呼延贊上殿。

〔呼延贊上。〕

呼延贊：参见万岁。

赵二舍：呼延贊：潘楊两家征北，八王千岁有心身临北国做一保官，只因感冒风寒，不能前去，要你替他一行，将四面金鋼賜下。在那征北路上，誰若官报私仇，你金鋼打死无論。朕再加你运粮官一名。你且下殿。

呼延贊：遵旨。（下）

赵二舍：潘楊两家一齐上殿。

常随：潘楊两家上殿。

〔潘洪、楊繼業上，跪。〕

潘 洪：
楊繼業：万岁。

趙二舍：听朕傳旨：此番征北，潘洪挂印为帅，何少卿作保，楊繼業馬前先行，呼延贊作保，随帶八千岁四面金鑄，哪家官报私仇，打死无論，領旨下殿去吧！

潘 洪：
楊繼業：遵旨。

趙二舍：朝事已毕，摆駕回宮。

〔趙二舍、常随、內侍下。潘洪、楊繼業、呼延贊依次出殿。〕

楊繼業：〔向潘洪打躬〕送元帅。

潘 洪：〔恨〕哼！

呼延贊：〔举鑄向潘〕嘿！

〔潘急向呼延贊打躬，呼延贊怒下。〕

〔潘怒目視楊，恨头，頓足下。〕

〔楊繼業，乱撞，气色，叹气下。〕

第 四 場

〔余太君小鑄上。〕

余太君：〔念〕老爷朝天子， 为何回来迟！

〔楊洪領楊繼業上。〕

楊繼業：〔念〕忙将朝堂事， 說与夫人知。

楊 洪：来到府門。

楊繼業：接馬。〔下馬进门〕

余太君：老爷下朝回来了。請坐，請坐。

楊繼業：夫人也坐。〔同坐〕

余太君：楊洪，快去与老爷准备茶点。

楊繼業：咳！不用！

余太君：老老下得朝来，为何愁眉不展？

楊繼業：夫人那曉，北国銀宗有战表到来，要要咱主江山。咱主傳下旨意，潘楊兩家征北，仁美挂印为帅，老夫馬前先行。那潘

洪劈子仇恨未消，征北路上官报私仇，害死老夫性命不值蒿草，耽誤咱主江山事大。

佘太君：老爷多加小心，再叫咱那六郎七舍，同你前去，可保安然无事。

楊繼业：夫人說好便好。正是：为国不由己。

佘太君：老爷換戎衣。（繼业下）楊洪喚你家兩位少爷來見。

楊洪：遵令。二位少爷來見！

（楊景、楊七上。）

楊景：威靈靈提兵調將。

楊七：怒冲冲跑馬開弓。

楊景：俺，六郎楊景。

楊七：七郎楊延嗣。

楊景：母親呼喚，

楊七：上前去見。（同）請，參見母親。

佘太君：少礼！

楊七：母親，把俺喚來那邊使用？

楊景：母親，把俺喚來那邊使用？

佘太君：儿啦！北国銀宗打來战表，要要咱主江山。咱主傳旨，潘洪挂帥，你父馬前先行。想咱与那潘洪老賊劈子仇恨未消，恐怕老賊在征北路上官报私仇。我有意命你二人隨定你父前去作个膀臂。

楊七：遵命！（景下場）

楊七：潘仁美我的儿啦！此番征北路上，不行凶作歹，倒还罢了。要是行凶作歹呀！你七少爷不杀你，誓不为人也！楊洪接帽，得。

（三鑼下）

佘太君：我儿前去披挂。待我点兵也呵！

（唱裁板轉慢板）

当年老主下河东，	河东收来俺楊家兵。
投宋来七郎并八虎，	赤心为国来尽忠。

南边反了往南战，北边乱了往北征。
北国銀宗有表动，要娶宋王錦江洪。
潘洪挂印为元帅，老爷馬前占先行。
常言說养兵千日一时用，他父子卫国到边庭。
伸手取过一支令，叫差楊洪你是听。
命三軍齐到校場等，跟同老爷往北征。

〔楊景內唱一句上。〕

楊 景：（唱）楊延景我把衣更，渾身衣服更改清。
头戴白銀盔一頂，身穿鎖子甲玲瓏。
单等父帅傳下令，提槍上馬把賊平。

〔楊七內唱一句上。〕

楊 七：（唱）楊延嗣我換甲冑，黑盔黑甲黑鏈头，
生就两只杀人手，气如霹靂力敌牛。
大踏虎步二堂走，我要到兩軍陣自由自由。

〔楊繼业內起腔，上。〕

楊繼业：（唱裁板轉慢板）
天波府气坏了楊繼业，怒气冲冲眼滴血。
身穿鎧甲魚鱗叶，头戴金盔双凤結。
两手扔下朝王笏，双脚踏上皮战靴。
（轉流水板）
这几載未到边庭界，胡儿上房把瓦揭。
騾驢馬閑得嘶儿嘶儿叫，定宋刀锈成一块铁。
迈虎步我把二堂进，（进门）

楊 七：參見爹爹。

楊繼业：（打楊七一掌）

（唱）看見七郎小冤孽。

要不是奴才闖下禍，咱父子怎能把家搬。

楊 七：（唱）楊七我生来秉性烈，把話說与老爹爹。
論大理本是儿闖禍，潘仁美与咱結下孽。
上殿去杀了宋王主，扶来爹爹坐金闕。

(楊景向楊七击一掌)

楊 景：(唱)一言喝住弟七舍，
劈死潘豹闖下禍，
哪个再提造反話，

为兄有話向你說。
你还敢去杀宋王爺。
三尺宝劍把头切。

楊 七：娘！俺六哥杀我咧！

余太君：奴才。

(唱流水)

拉开一个擋一个，
你为大来他为小，

忙把六郎来拦遮。
征北路上担待些。

楊 七：六哥，咱娘說啦！我还小咧！

余太君：楊洪看酒。(楊洪遞杯)

(唱)手端着酒杯泪切切，
临起身敬你餞行酒，

扭頭回头叫老爺。
得胜回与你脫战靴。

楊繼业：(唱)接过酒杯拱手謝，

多謝太君关心切。

我出征你不要心懸意介。但願你保身体多自珍摄。

这一杯美酒我不用，必恭必敬祝天爺。

保佑我征北打胜仗，再保我一路无災劫。

我把美酒澆在地，等回来天爺庙內把金貼。

余太君：六郎七舍过来。

楊 景：母亲。
楊 七：

余太君：到得征北路上，交兵打仗，父要顧子，子要顧父，兄要顧弟，弟要顧兄。到得夜晚，宿在一个篷帳，让你父 帅多得休息，你二人小心侍候。听娘教訓方为孝子。

楊 景：不听娘話，就是畜牲。
楊 七：

楊繼业：夫人請回。(老夫妇悲痛难过的目視离别)夫人哪！

余太君：老爺呀！(下)

楊繼业：六郎七舍拿我一支令箭，点炮起兵。馬帶帅堂。

楊 景：众三軍！点炮起兵，馬帶帅堂。(尾声下)

第五場

〔呼延贊抱劍上。〕

呼延贊：（念）站在轅門外，單等將令行。

俺，呼延贊。元帥升帳，轅門侍候。（坐門場）

〔八士兵，一中軍領潘洪上。〕

潘洪：（点裀唇）領旨出朝，地動山搖，逢山開路，遇水造橋，要把烟塵掃。（坐大場）

（詩）坐大帳紅旗擺動，眾兒郎分站西東。

哪一個違我軍令，綁轅門定斬不容。

本帥，姓潘名洪字仁美。宋室為臣。只因我兒潘豹在天齊廟立下搢台，那狗子楊七，上得台去將我兒劈死。是我懷恨在心，與北國投下一信，託他打來了連環戰表。我又上殿，討來元戎大印，楊繼業馬前先行，到了征北路上（咬牙切齒）要報這劈子仇恨！中軍！

中軍：有。

潘洪：卯簿侍候。

中軍：是。（取過卯簿）

潘洪：帶我一支令箭，命軍司击鼓掌號。

中軍：領令。（出）呀喲！元帥有令，軍司击鼓掌號。（鼓号齊鳴）令回，鼓号發齊，元帥發令。

潘洪：滿營將官听點。

中軍：（向外）滿營將官听點。

潘洪：哈哈且住！往日點卯是先點各營，後點先行，今日點卯我要先點先行，與他個措手不及。（展簿執筆）先行官！

中軍：先行官！（楊家父子跑過場）不到。

潘洪：哎呀！好個楊繼業，頭一卯你就誤了，按軍令可該……

（舉令）

呼延贊：（站起）元帥！想必是先行官披挂來遲，元帥你寬容頭卯才是。

潘 洪：你莫非与那人讲情吗？

呼延赞：不敢讲情，元帅面前求恩。

潘 洪：讲情便是求恩，求恩也是讲情。人情准下，你且出帐。

(呼延赞归原位)啊哈呀！我再說把老儿斬首，滿营将官笑本帅无有容人之量。卯鐘以上記打四十。各听二点：前营、后营、左营、右营、五营、四哨，提牌拔总，运粮官，(呼延赞答有)运草官、催陣官、罵陣官，轅門以外中軍官，先行官：(士兵答不到)再点先行官，(士兵仍答不到)啊哈！好你楊繼业 复点 三卯全誤。中軍，令插轅門，声門而进。

〔楊繼业父子同上。〕

楊繼业：(念)下馬轅門站， 单等軍令傳。

士 兵：先行官来了嗎？

楊繼业：来了！

士 兵：你誤了大帅三卯。你看令插轅門，叫你声門而进。

楊繼业：(惊)怎么！我誤了大帅三卯！儿啦！是咱誤了大帅三卯，令插轅門，叫我声門而进。

楊 七：爹爹莫怕，待我拔了令箭，进帳杀死老賊。

楊繼业：噫！还不退下。待老父进帳去見。报門！先行官告进！

士 兵：先行官进！

楊繼业：元帅在上，末将打参。(士兵喊上跪，楊繼业使恨头)元帅在上，先行官打参。(士兵喊上跪，繼业叫乱砸恨头)先行官告进。

(整顿衣帽)兵参将参，问过元帅的駕安。参大帅。

士 兵：先行官打参已毕。

潘 洪：先行官你来了嗎？

楊繼业：末将我来了！

潘 洪：先行官，我来問你：元帅侍候先行，还是先行侍候元帅呢？

楊繼业：还是先行侍候元帅。

潘 洪：你曉知先行侍候元帅，我坐帳連点三卯，你往那里偷閑去了？

楊繼业：我披甲来迟，望元帅寬恩恕罪。